

清

宋

波

周

輝

著

雜

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宋 周煇著

清波雜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清波

別雜

志提要

是書為宋周煇著煇淮人而厲杭之
清波門因名其書為清波雜志凡十
二卷搜其餘緒復成別志三卷網羅
有宋南渡前後事於賢奸出處門戶
爭執尤三致意焉非具史才者不辨

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
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
波雜誌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
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
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枯張貴謨序

自序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
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弈云今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
月淮海周煇識

清波雜志卷第一

宋 周煇撰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中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圻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興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閣。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川為節鎮。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為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

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賴王登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為潁昌府其潁川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川為潁川府依舊潁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勾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萬莖數吐僧驚寢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萬莖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提之語為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閣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暉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為佳識則一也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

只麪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竝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椅桌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盪溫湯滷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金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樸。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葺一殿之費。雖未為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著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斲。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升。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為可惜。燁。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

秋鼎。誠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詎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鑒之期。敵人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温州人。字步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天。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既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眾以南侵。慨豁望之無譽。昧蜂蟻之有毒。廷臣之策。鄰使詭託。款魏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

予存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實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軍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厯廟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

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啟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憑。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關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啟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率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迄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祫之奉。篤風教之先。愿詢慶門。咨求淑嫺。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

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戚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幣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勅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宸冕親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驄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朔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大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宗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勲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宮。應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敕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精彩煥耀。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煙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誥印文細如髮絲。本朝印文麤厚漫漶。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為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輝見者舊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授見次。即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遠闕。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事安使。與今異矣。

政宣間。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需賜金。故臨期特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勳。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

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璠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

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

張文定公富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憂憂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曰。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曰。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

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胤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胤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寢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採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間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月。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能躡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齷齪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薨歌牧嘯之為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富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輝既得其說。竊惟主上

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為榮。

清波雜志卷第一終